

學科交叉融合與 CSSCI: 以地理科學為例

何書金

一、加強 CSSCI 建設的迫切性

眾所周知, SCI、SSCI 是美國 ISI 出版的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作為國際化的引文索引系統, 在促進國際學術進步與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憑藉 SCI、SSCI 強大的期刊收錄能力與科學的引文索引方法,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已成為當今國際公認的最具影響力的文獻檢索和科研評價工具, 因此, 發表 SCI 或 SSCI 論文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作者的科研水平和學術成果的影響力。與此同時,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 我國科研管理機構、評價機構與科研院所等大力倡導利用 SCI、SSCI 來評價科研工作。在此背景下, SCI、SSCI 在我國逐漸被越來越“神化”了, 成為無往而勝的科研“利器”, 導致“唯‘SCI 或 SSCI’為王”現象的出現, 且越演越烈。一方面, SCI / SSCI 論文數量已成為中國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單位衡量其科研實力的硬性指標; 另一方面, 在職稱評定、項目申報、項目結題、成果獲獎、頭銜評選和績效考核等方面, 科研人員更為推崇 SCI、SSCI 論文, 而忽視了作為母語發表的中文權威核心期刊論文的價值。“唯‘SCI 或 SSCI’為王”成為了我國學術界“發表為王”時代的真實寫照。在自然科學領域, 優秀稿件大量外流, 這已經成為業界公認的事實。與自然科學領域相比,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稿件外流情況當前相對較弱, 但是在 SSCI 的“感召”與當前功利性的評價體系的指引下,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稿件外流趨勢也在不斷增強, 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萬分警惕。

當前學術界“為文章而文章”的怪像早已被人詬病, 呈現“唯發表為王”的不良現象。許多高校和科研機構將在某些期刊上發表文章與金錢獎勵掛鉤, 導致學術界充斥“急功近利”之風, 片面追求發表 SCI、SSCI 論文的數量和期刊級別, 而忽視研究成果的創新性和社會價值。主要表現在, 第一, 在論文質量方面, 中國 SCI 論文數量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但發表在影響因子大於 5 的 SCI 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卻沒有顯著的增加, 以在影響因子小於 2 的 SCI 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為主。第二, 在成果轉化率方面, 我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明顯低於發達國家。可見, 以大量科研資源為代價, 發表低層面和低質量的國外期刊論文, 卻沒有真正提升中國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也沒有產生應有的社會實踐價值, 相反我們每年卻花費大量的經費去購買國外的各種數據庫。

所以, “唯發表為王”的現狀是科研評價體系的扭曲, 難以滿足社會實踐發展的迫切需求, 這是當前我國學術界存在的最為關鍵和最亟待解決的問題, 離習近平總書記的“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要求還距離不小。一味推崇 SCI、SSCI 論文, 神化 SCI、SSCI 的作用, 不但會導致優質稿源不斷流入外文期刊, 影響中文權威核心期刊的發展, 而且會阻礙中國科研事業的繁榮與創新, 削弱中國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在目前形勢下, 迫切需要加強中國的 CSSCI 建設, 這具有時代的緊迫性, 這更是關係到促進中國科技發展、加強中國科技話語權的重大命題。

二、學術期刊集群化、專業化或數據庫對CSSCI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學術期刊的發展經歷了由單獨辦刊到集群化、專業化辦刊的歷程，國外大型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團憑藉其科技領先優勢、先發優勢、數字化優勢、資源優勢、市場與營銷優勢，以及英語優勢，形成了期刊的霸主地位，穩穩地佔據和壟斷了國內外的科技文獻與期刊市場，並因此獲取了巨大利潤。例如，Thomson Scientific 公司開發的 ISI Web of Knowledge 平台包括四個數據庫：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CPCI-S（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Science），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及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Elsevier 公司出版的 EI Compendex Web 數據庫共收錄了 5100 種工程期刊、會議文集和技術報告。德國 Springer 擁有 2,700 多種全文電子學術期刊。美國 Wiley-Blackwell 旗下的全文數據庫——Wiley Online Library 收錄了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醫學、商業等領域的 800 餘種期刊。自然出版集團（Nature Publishing Group, NPG）旗下期刊包括國際著名雜誌《自然》（Nature）及其子刊，以及加盟刊 110 種左右。又如專業化期刊集群或數據庫，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和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IEE）共同推出的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IEL）數據庫，2000 年改名為 IEEE Explore Digital Library，該數據庫包含了 205 種學術期刊，8,000 多種科技會議錄，是全球最重要的電氣工程、電子技術及計算機工程領域的文獻源，約佔全世界該領域核心文獻的 30%。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發行的 AGU 全文期刊，收錄了地球物理學領域的核心期刊十餘種。此外，還有美國化學文摘數據庫（CA）和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建立的醫學文獻數據庫（Medline）等。

中國的期刊文獻檢索數據庫主要呈現出兩種型式：一種是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維普等大型綜合型商業數據庫，單純實現期刊文獻內容的網絡化出版，提供收錄期刊的 PDF、CAJ 等格式的電子文獻下載，這三大期刊平台在國內牢牢佔據了“霸主”地位。另一種就是期刊檢索數據庫，例如 CSCD、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錄、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武漢大學核心期刊目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等，收錄相應的通過各自指標體系考核的期刊，並適時進行調整。這些數據庫相互競爭和促進，使其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專業化還處於起步階段，最有影響的是科學出版社，其旗下只有 300 多家國內頂級學術期刊，規模只相當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的專業化期刊集群或數據庫。從某個領域的專業性學術期刊集群來看，只有中華醫學會雜誌社網站、中國光學期刊網、中國材料期刊網、中國地理資源期刊網等，中華醫學會雜誌社做的最好，但旗下只有 100 多種期刊，這類專業化的期刊集群平台不僅可以遠程實現投稿、審稿等稿件處理流程，也可以實現對加盟期刊發文獻的全文或摘要的下載，為我國學術期刊由專業化走向集群化開闢了一條路徑。如若中國社科期刊專業化集群能夠發展壯大，對 CSSCI 數據庫建設無疑具有推動作用。

三、CSSCI 順應學科發展，體現學科的融合與交叉

（一）地理學的學科交叉性質與國家需求密切相關，為地理學期刊載文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社會經濟論文。國務院發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 年）》確定了 11 個重點領域及其優先主題，其中有 8 個涉及地理科學、資源科學和地球信息科學，“能源”、“水和礦產資源”、“環境”與“農業”被列為首選的重點領域；《綱要》還在基礎研究部分將“地

球系統過程與資源、環境和災害效應”列入科學前沿問題，並將“人類活動對地球系統的影響機制”、“全球變化與區域響應”、“能源可持續發展中的關鍵科學問題”等列為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基礎研究項目，這是地理學期刊服務於國家需求難得的發展機遇。

(二) 地理學期刊以服務於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為主要辦刊宗旨，跟蹤國家重大項目的規劃佈局、資源配置、土地利用變化與環境變遷等科學問題的前沿研究成果，為 CSSCI 收錄創造了條件。例如，《地理學報》1934 年發表的胡煥庸《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中提出了劃分中國人口地域分佈的“胡煥庸線”；20 世紀 50 年代發表的經濟區劃諸多方面研究“區劃”的文章，特別是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嚴重敏和劉君德等的《試論蘇錫地區農業發展與中小城鎮的關係》等都標誌著理性認識的深入和學科的科學進展。1963 年楊吾揚和鄧靜中分別發表了《關於產銷區劃的一些原理、方法的介紹和體會》、《中國農業現代區劃的初步探討》，揭開了全國性經濟區劃的序幕，為中國 20 世紀 80 年代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業區劃打下了基礎。1987 年，陸大道發表了《我國區域開發的宏觀戰略》，首次提出中國的點軸開發模式，打破了中國過去地域生產綜合體組織區域發展模式的計劃經濟框架。

(三) 中國地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社會和國家發展戰略中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例如：陸大道院士提出的點軸開發理論，被寫入《全國國土整體規劃綱要（草案）》，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經濟帶和長江沿岸經濟帶開發的主體思想，深刻影響了 20 多年來中國宏觀經濟佈局和發展。樊傑研究員先後主持了國家“全國主體功能區劃方案研製”和“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支撐技術體系”等，“主體功能區”一詞被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劉彥隨研究員的有關“空心村”在內的城鎮化與村鎮建設多份研究諮詢報告被中辦、國辦採用，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他還主持國家精準扶貧工作成效第三方評估重大任務並擔任任務組組長，多次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與接見，為國家精準扶貧戰略的實現做出重要貢獻。

(四) 中國地理科學的骨幹期刊均被 CSSCI 收錄，是 CSSCI 追蹤國家戰略需求、加大學科融合和交叉的重要戰略舉措。2017 年 1 月公佈的最新 CSSCI 目錄中，我國地理科學領域的骨幹期刊《地理學報》、《地理科學》、《地理研究》、《地理科學進展》、《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都被收錄，在地理學科領域內外引起了廣泛的議論與反響。這可能會讓許多人感到奇怪，因為在許多人的意識之中，地理學屬於理科的範疇，理科的期刊怎麼能與 CSSCI 扯上關係呢？確實，《經濟地理》、《人文地理》光看期刊名字，大體就會覺得這兩本期刊與人文經濟有關，而《地理學報》、《地理研究》、《地理科學》、《地理科學進展》都是 CSCD 期刊，在全國科技期刊的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與人文現象及其規律的學科，地理學的學科領域廣泛，涉及自然、人文、經濟、旅遊、生態、城市、土地利用、資源環境、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等，與社會經濟生活密切相關，已經為國家的地理資源環境管理與決策等做出了系列的重大貢獻，能及時反映國情國策，並積極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

中國科技期刊無論規模、質量、運營模式還是科技含量、科技影響等方面，與國外期刊同行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遠不能應對集約化發展的嚴峻態勢以及市場化改革的緊迫形勢，做大做強 CSSCI 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2017 年 CSSCI 最新目錄收錄地理學期刊，既擴大了 CSSCI 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影響，也更體現了學科的融合與交叉，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作者係《地理學報》副主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 劉澤生]